

斷了翼的鷹

· 蕭文 ·

走過碧潭吊橋，看到的都是高樓大廈，還有好幾家飯店，筆者轉過一座廟，一座藍頂白牆的牌樓映在眼前，白色橫樑上寫著「空軍烈士公墓」幾個字，舉目四望，都是樓房，新店市區已擴張到這裡了。

一九五〇年，空軍在新店碧潭南面的小山關建空軍烈士公墓。遠處高地有一個方形的洗石子石柱，洗石子石柱一側上嵌著一塊黑色的大理石，



上面寫著「浩氣千秋」四個字，洗石子石柱上蹲踞著一隻老鷹，翅膀上揚，牠俯瞰這片綠地，綠地被縱橫交錯的墓道隔成一塊塊長方形，長方形裡，塗著藍色的小長方形水泥墓位逐漸增加，最後整片綠地都整齊排列著塗著藍色的小長方形水泥墓位，他們是斷了翼的鷹。老鷹靜靜的看著這片墓地的變化，一條條黑白方塊縱橫的墓道取代原有的水泥墓道，塗著藍色的小長方形水泥墓位消失了，墓碑一律換成黑色大理石，重刻的碑文字跡工整，空軍烈士公墓整修後，呈現與以往不同的面貌。

王立楨，這位旅美航空工程師，



我國頭號空軍迷，去（一〇六）年三月份在岡山聚會時表示，雙十節要在碧潭空軍公墓插國旗。我問他，是不是學美國國殤紀念日在每位軍人墓旁插國旗。在美國讀書時，每年五月底的國殤紀念日，每位陣亡軍人墓旁都飄揚著一面星條旗，表示對他們犧牲的肯定。他笑了笑，點點頭。

如此這般，筆者來到多年未來的空軍烈士墓園。爸爸在世時，每兩三

年會特別從臺南到碧潭，手上捧著一大束花，在每位同學和同事墓前放一枝花。我們分別在每個墓位的右前方，插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不久，天上飄著細雨，短暫的時間後，細雨停止，墓地刮起強風，一千多面國旗被強風吹得直直的，隨風擺盪，發出「劈啪！劈啪！」的聲響。蹲踞在洗石子石柱上的展翅的老鷹，看到碧綠的草坪上，橫的直的整齊的排列著一千多面國旗。飄揚的青天白日滿地



紅的國旗，肯定這些斷了翼的鷹的愛國義行。青天白日旗、綠色的草坪與墓位，筆者寫下這首詩：

插！我們在草坪上插上青天白日旗，表達我們對烈士們的敬仰與懷念，表達我們對烈士們犧牲的敬意。
看！青天白日旗在草坪上飄揚，在這面旗幟下，他們鬥志高昂的架著戰機，飛向敵陣，他們流盡最後一滴血，獻上生命。



聽！青天白日旗在風中發出劈啪聲，回應著「長空萬里，復我舊河山」的歌聲，回應著「凌雲御風去，報國把志伸」的歌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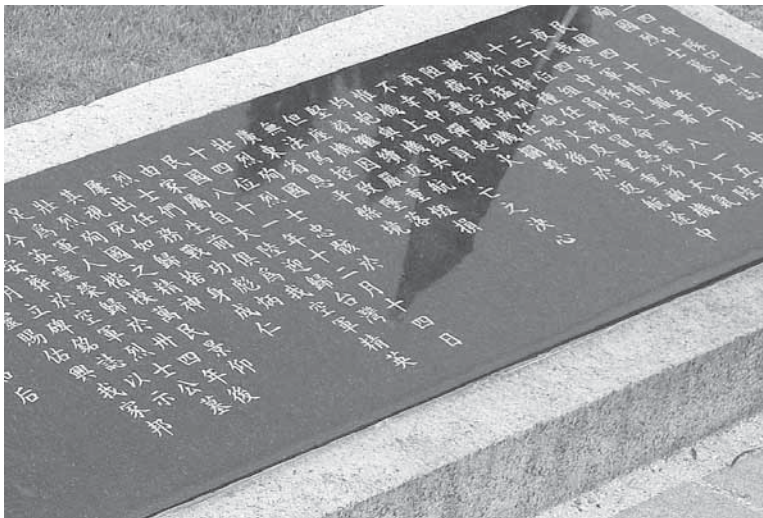
這座墓旁已插了國旗，我站在墓前，光滑的黑色大理石墓碑映出筆者的人影，影子與大理石墓碑，將筆者拉回近半個世紀前，臺南水交社的一段生活景象。

臺南水交社有兩家姓羅的都與我們的交情不錯，爲了區別，一家的女主人我們叫羅媽媽，她的廚藝很好，每次做義大利肉醬麵、紅燒獅子頭、大滷麵等，都會分一盤給我們；另一家的女主人較年輕，我們叫小羅媽媽，很快覺得這樣叫不好，兩家的關係不錯，於是我們改口叫小阿姨。小阿姨個子瘦瘦高高的，姓陳。

一個星期有三、四天晚上，方過七點小阿姨會來我們家，坐在陽台上與爸爸聊天，直到十一點過一點才走，爸爸很少開口，他一根煙接著一根煙的抽，小阿姨走後，煙灰缸塞滿了煙屁股。爸爸從來不說談話的內容，但筆者知道，那是有的沒的話題，純粹是解悶；爸爸一向沒有耐性，這個時候他特別有耐性，我們驚訝，爸爸這麼有耐性。或許同是空軍飛行員，

碰到這種情況，將心比心，他能靜靜地聽對方傾訴。媽媽在一旁說了兩句話，「幸虧你父親不再飛行，否則，我們家就像羅家一樣。」第二句話，「以後我們家不要有人再飛行。」

那是黑蝙蝠中隊後期的「南星計畫」，這個部隊的任務逐漸轉向越南。空軍總部情報署訓練三組機組人員，羅是空軍總部情報署的參謀官，負責這次訓練最後的考核工作，之後撰



寫報告呈送空軍總部結案。他必須上飛機，實地考核這三組機組人員的訓練情況，飛機從屏東機場起飛，一切情況都在掌控中，考核結束，從海上進入屏東返場時，誤判進口點，以致偏離航道，撞在大武山，機上十幾位人員全報銷，空軍花了這麼多經費與時間訓練這些人，卻無法用這些人，損失相當慘重。這條航路是大家熟悉的，他們在屏東機場起降多少次，都沒有問題，偏偏這一次出問題，領航官需要測定風速、風向、溫度等，以決定飛行的高度、航向、航路等，飛行官需依據領航官的決定飛行，所以有人認為是主領航官的失誤，即使是失誤，飛機已墜機，人已歸天，在撞碰的一剎那，一切都已定型，無法挽回，也無法重來。

這一摔，將小阿姨的生命摔成兩半，在「碰！」的一聲中，她的另一半生活突然終止，讓她有嚴重的失落感，她在水交社的巷弄中遊走，過去的生活已流失在時間的洪流中，已無法尋回，新的生活突然在眼前展開，她一個人，包圍在她四周的是孤單與空虛，孤單與空虛最難以忍受，她串門子聊天，想要透過與人談話的方式，來彌補這種孤單與空虛。

水交社分為興中里與荔宅里兩個

里，興中里以空勤人員為主，荔宅里以地勤人員為主，兩個里的小孩生活環境不一樣，興中里的小孩吃的、穿的都比荔宅里好得多，水交社學鋼琴的小孩都住興中里，但這是父親冒著生命危險換來的，所以水交社的寡婦都集中在興中里。這一摔，小阿姨家的生活秩序也摔亂了，每天傍晚可以聽到小阿姨女兒的練琴聲，這一摔，這個練琴聲也停止了。

兩年以後，小阿姨少來我們家，似乎她接受這個現實，她能夠適應現實；不接受，不適應，又能怎樣？

筆者抬頭望著飄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墓園，遙遠的過去在現實環境下，逐漸遠去，斷了翼的鷹無法動彈，靜靜地躺在這兒。

